

孙诒让致陈豪书札六通考释*

王小兰

孙诒让(1848-1908),幼名效洙,又名德涵。后正名诒让,字仲颂(一作中容,又作仲容),号籀廬居士,别署荀兼。浙江瑞安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后虽先后八试礼部不第,但其专心学术,成为清末著名的经学家,文字学家,其精研古学垂四十年,融通旧说,校注古籍,著书三十余种。

孙诒让致陈豪书札六通录自于陈叔通先生所藏《冬暄草堂师友笈存》,该书为陈先生汇辑乃父兰洲先生所存笈牋诗词,皆为原作手迹。陈豪(1839-1910),字兰洲,又作兰舟,号迈庵、墨翁,晚号止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同治九年(1870)优贡。光绪三年,署湖北房县,后授湖北汉川县知县,有惠政。《清史稿》卷四七九《循吏四》有传。豪工诗及书法,有《冬暄草堂遗诗》、《冬暄草堂遗文》及《山水花卉册》等。此六通书札所涉时间自光绪元年至光绪三十年,跨度较大,其内容不仅涉及戴望、谭献、丁丙等众多江南才俊的交游和创作,对研究我国近代新教育步履维艰的开创过程亦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今不揣浅陋,略作考释,以求教于方家。

—

兰州仁兄世大人:

侍者宣南一别,岁琯倏更,楚江西来,每劳洄溯。昨诵手毕,敬审北祺曼福,箸祉绥和,允为心祝。榷局事闲,书记一席,尤与玮学相副,然阅才伟抱,见重上游,荣补諲在指顾间,可为预贺。仲修^①同年在此,昕夕过从,足慰离索。内收掌虽系闲散职事,然较之襄校诸君日对庸滥时文,尘障眯目,转为一快,未知卓见以为何如?

* 本文系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阶段性成果。

①谭献(1832-1901),初名延献,字仲修,号复堂,仁和(今杭州)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后屡试进士不第。曾担任福建学使徐树藩幕僚。署秀水县教谕。后任歙县、全椒、合肥、宿松知县。晚年被张之洞聘为经心书院主讲。著有《篋中词》、《复堂诗续》、《复堂文续》、《复堂日记补录》等。

家君^①循例陈请陛见,未知批旨何似,倘系毋庸来京,则冬初可以履任。迟菊^②同年,钦迟已久,前在京邸,彼此投刺,竟未一面,兹则良晤非遥,尤为忻幸。弟随侍官斋,掬理铅槩,才识谫陋,百无一成,良可笑也。灵胎十种,仲修到时,即当函呈。先此奉复,顺请时安,不悃。世小孙孙诒让顿首。九月三日

家君命笔请安,客另肃复。

按,该札当作于光绪元年乙亥,即1875年。书中所言“家君循例陈请陛见”及“冬初履任”之语,似与孙衣言同治十二年以江宁巡盐道升皖臬入觐及光绪二年又以新授鄂藩入觐两事相符;然详考其实,则应以后者为是。关于这两次北上觐见的详细过程,衣言有《癸酉瞻天日记》和《丙子瞻天日记》^③以纪其事。《癸酉瞻天日记》开篇即言:“某某以壬申(同治十一)年十月初六日蒙恩旨补授安徽按察使”,“例得奏请圣训,入都陛见。十月二十四日,既奉吏部檄知,即于十一月初八日专弁赍折入都,十二月差回,奉旨入觐,遂以十二月十五交卸道篆,今年正月十二日由省启行”。是知,衣言拜皖臬之命以后的种种事宜当在本年十月初六之后,而诒让该札书作于九月三日,日期不符。而据《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下简称《年谱》)德宗光绪元年乙亥(1875)年条载:“八月初四日,衣言升授湖北布政使。”这一时间恰与诒让书札所记“九月三日”前后相应,合乎逻辑。

据《谭献日记》记载,光绪元年前后,孙诒让与谭献过从甚密;如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记:“又晤仲容同年谈。”^④光绪元年元月廿六日记:“向孙仲容借得邵位西比部遗诗。”皆其显证。另,孙诒让信中提及谭献任“内收掌”事,据《日记》载,光绪元年六月十二日“聘调入文闱檄下”;八月六日“向晦,掣得外收掌签。”本年谭氏参掌科举考务,地点在江宁,考级为乡试;所任职事为“外收掌”,而非“内收掌”,诒让所记偶误。

①孙衣言(1815-1894),字绍闻,号琴西,斋名逊学,浙江瑞安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

曾授编修,入直上书房,升侍讲。调安庆知府,主讲杭州紫阳书院。任安徽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江宁布政使,官至太仆寺卿。筑玉海楼以藏书。著有《逊学斋文钞》、《逊学斋诗钞》等。

②诸可宝(1845-1903),字迟菊,一字璞斋,钱塘(今杭州)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官江苏昆山知县。善书法,工山水。著有《璞斋诗集》。

③详见孙延钊撰,徐和雍、周立人整理:《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425-448页;同书第128页。

④范旭仑、牟晓朋整理:《谭献日记》,中华书局,2013年,第227页。

兰舟仁兄世大人执事：

泱月未晤，念甚。松丈^①所索忠义祠记，家君满拟自作，而官牍纷繁，文事几度，无暇执笔，故尔迟迟。尊意谓可请仲修兄捉刀，甚佳。早晚当稟请家君专函将节略寄与也。家叔^②前日到此。舍弟^③得隽，昨日已见全录，可喜之至。此榜贵乡捷者颇多，亮必有故人也。专此奉复，即叩箸祉，不觊。世小弟诒让顿首。

《淮南天文训补注》已由月丈^④刻就，前已见红样，然校修未竟，未有墨副本也。少缓，当觅寄。希致仲修兄函中先为道意为禱。

按，诒燕“得隽”之事乃在光绪二年（1876）。据《瑞安市志》中《历代举人名录》所载，孙诒燕是年中举^⑤。另，信中所言丁丙所嘱“忠义祠记”，最终并非由仲修捉刀，而仍由孙衣言撰写。孙衣言文集《逊学斋文钞》中有《杭州崇义祠记》，谓崇义祠乃“里人陆君坛舍己地为祠基，而丁君壬出资成之”。其后，兵火毁之过半。“丁君之弟丙修而复之，凡先后糜钱五千缗”。此文后识“光绪丙子（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大雪中记”^⑥，绎其所记修祠之人于撰写碑文之时间，均与此信相契合。此外，考《谭献集》中有《浙江忠义祠碑》和《崇义祠碑铭》两文似与此有关，但前者所记乃为“同治二年甲子之春，功复杭州”，“左公乃延揽贤士大夫资其闻见，采缀遗烈”之事。后者所述则为“杭之氏族有戴氏，家殉以乱，乃指其宅建崇义祠，以祀殉变犯难之官吏绅民”^⑦。就内容及撰写时间来看，谭氏碑文盖与丁松生无涉。

①丁丙（1832—1899），字嘉鱼，号松生，晚号松存，浙江钱塘（今杭州）人。著名藏书家。以钞补《四库全书》特赏江苏知县，有八千卷楼藏书。著有《读礼私记》、《礼经集解》、《说文部首详考》等。

②孙锵鸣（1817—1901）字韶甫，号藁田，晚号止园、止庵。衣言仲弟。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道光二十九年（1849）由翰林院编修调任广西学政，累迁官侍读学士，未满五十即罢归，曾任金陵、龙门等书院主讲。工书。著有《止庵读书记》、《东瓯大事记》、《海日楼遗集》等。

③孙诒燕（1854—1879），字叔芑，号翼斋。衣言二弟嘉言之子。曾与黄绍箕、金鸣昌合称庠中三君。光绪二年（1876）举人，例用内阁中书，1879年病逝于京，年仅25岁。著有《望益斋札记》、《瓯海佚事》、《望益斋诗存》等。

④胡凤丹（1828—1889），初字枫江，后字月樵，一字齐飞，别号桃溪渔隐，浙江永康县人。同治六年（1867）参与创办崇文书局，领补用道衔，为书局督校。光绪元年（1875）任湖北督粮道。著有《金华文萃书目提要》、《黄鹄山志》、《大别山志》、《鸚鵡洲小志》、《桃花源志》、《退补斋诗钞》、《退补斋诗文存》及《永康十孝廉诗钞》等。

⑤宋维远主编：《瑞安市志》，中华书局，2003年，第1796页。

⑥《清代诗文汇编·逊学斋文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62册，第375—376页。

⑦罗仲鼎、俞浣萍点校：《谭献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4、46页。

兰州仁兄世大人阁下：

午前奉诵手示并松溪^①兄书件，欣慰无似。敝友蒙干云同年雅意允为提挈，感甚！惟渠日内尚未能出署，俟迟日再商可也。松兄近摄何篆，并希示知，以便作复。子高^②文皆在江宁时所编写，渠曾以稿本见示。本外集内文，不知别有内集否？天水狡狴，恐不能无负亡友也。此请著安。世小弟孙诒让顿首。

前日趋贺，未晤为怅。昨闻荣摄房陵，忻忭无量。虽小试不足为贤者贺，然鹏程万里，此其发轫，且闻辖区虽广，吏事甚简，淮南卧治，谅符雅怀。但此后相去过远，嘉遇难常，无任怅惘耳。干云同年时承枉顾，谈及敝友事，深荷关垂，久为转荐，感荷之至。越缦^③都中寄来一书，谨以奉览。干云图册，家君久欲为作题词，而苦无清暇，故迟迟至今。兹于百冗中已为题就诗一章并额五字，希并代交为禱。此贺，即请时安。世小弟孙诒让顿首兰州仁兄世大人执事。干云兄并希道候。

顷又有友人托荐家人者，恐尊处必无可位置，请赐一复字，以便回复前途也。弟又及。

按，陈豪于光绪三年（1877）署湖北房陵，诒让此书当作于是年^④。

札中所述戴望遗著刊印一事，包含着孙诒让对亡友的深情。同治七年（1868）戴望与诒让父衣言等四方硕彦之士集于金陵城东北之飞霞阁，“诸先生秉承乾嘉大师之绪论，以稽古为职志”，年仅二十一岁的孙诒让因此而得识戴望。其后，二人往来甚密。就在戴望去世的前一年（同治十一年壬申）两人还曾同读切磋古籍。孙氏《年谱》记：“诒让新得汉阳叶氏旧藏《金文拓本》二百种，有龚定庵礼部考释题字，辄出与戴子高同读之，戴亦出旧藏季妇鼎相与摩挲推拓，复尝手录《古籀拾遗》稿中考释之说于《积古斋款识》册端。时戴得羸

①王麟书（生卒年不详），字松溪，一字元椒，钱塘（今杭州）人。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官万安知县。有《慕陔堂稿》。

②戴望（1837—1873），字子高，浙江德清人。四岁丧父，一生致力考据训诂，曾被曾国藩聘为金陵书局编校。著有《论语注》、《管子校正》、《颜氏学记》、《谪庵堂遗集》等。

③李慈铭（1830—1894）初名模，字式侯，后改今名，字爱伯，号莼客，室名越缦堂，晚年自署越缦老人。会稽（今浙江绍兴）西郭霞川村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治经学、史学。著有《越缦堂文》、《白华绛趺阁诗》、《白华绛趺阁词》，又日记数十册。

④陈叔通《题双汉髻斋梅林下与仲兄合影时仲兄六十》附录《仲兄六自述》陈汉第自注，言：“清光绪三年丁丑，余四岁，随宦房县。”陈叔通：《百梅书屋诗存》，中华书局，1986年，第37页。

病甚剧，犹力疾而为之也。”《年谱》中还详述个中缘由，谓：“盖诒让治金文之学，惟子高知之最早，亦爱之独深。”札中，孙诒让担心刊印戴望遗集的书商太过“狡狴”，“恐不能无负亡友”。检《续修四库全书》所收戴望《谿磨堂遗集》四卷，补遗一卷，顺德邓实校刊，其封二详书“宣统三年正月依会稽赵氏本校印”^①。“天水”乃赵姓郡望；孙诒让以此指称“会稽赵氏”，颇显学人秉性。

四

兰州仁兄世大人箸席：

前月属敝友黄虞初^②奉致芜櫺，亮早已彻览。此维枕藉清娱，定符臆颂。

兹有琐琐敬以奉渎，缘敝里诸友，因时局多艰，达权通变，建学堂以开民智，实为今日急务。客冬春卿侍郎按温，亦谆谆以此相属，而苦于费无所出。适有平阳杨明经镜澄^③，为弟卅年旧交，通究时务，人亦极开敏，偕其戚吴茂才箴同赞学堂创始事务，博咨众论，咸谓郡城西门厘捐，收数甚旺，而苦于冗费之多，未能涓滴归公，倘略事清厘梳剔，以馀款供兴学之费，绰乎有馀。访之众商，亦深苦卡胥稽查之苛细，及经手之曲折稽延，从臾其陈请包收认解。盖敝里酒捐、布捐两项本有绅董成例可仿，依以从事也。渠又商之其业师黄漱兰^④通政，亦深赞其事，为修书达之菰耘方伯^⑤，亦以方伯雅志匡时，于学堂一事，尤为仗义致意，必以为不缪也。比接复书，果许其用意尚善，并荷札飭郡局戴子开太守核议。而子开太守又札询该卡徐委员，飭其查数稟复。以公事论之，自不厌其周详，但该卡上自委员，下逮司事巡丁，咸恃此为脂膏之藪，一旦夺之，彼诚有所不便。所谓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掖，其非所乐从，固无足异矣。故委员奉文之后，始则延搁不复郡，而再四促之，则以事属更张不无流弊为词。子开太守虽深知兹事之可行，而

①《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561册，第145页。

②黄庆澄（1863-1904），原名炳达，字钦敬，改字源初，或作愚初、虞初，晚号寿昌老人。浙江平阳（今苍南县）人。早年曾师事孙诒让。光绪十六年（1890）举人。光绪十九年，赴日，回国后撰《东游日记》。曾创办《算学报》、《史学报》。著有《代数钥》、《代数指掌》、《算学初阶》、《比例新术》、《开方提要》、《几何浅释》等。

③杨镜澄（生卒年不详），字仲愚，号愚楼，浙江平阳人。江南民团创始人杨配簪次子。曾师事孙衣言、孙锵鸣，为孙诒让、宋恕同学。

④黄体芳（1832-1899），字淳颖，字漱兰，浙江瑞安人。同治二年（1863）进士，官内阁学士、江苏学政、通政使、左副都御史。有直声。曾师事孙衣言。与张之洞等合称翰林四谏。著有《漱兰诗草》。

⑤恽祖翼（1837-1900），字叔谋，号菰耘，江苏湖阳（今江苏常州）人。同治举人。曾任湖北督粮汉黄德道，湖北按察使，浙江布政使，浙江巡抚兼两浙监政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特加头品顶戴、兵部尚书衔，都察院右都御史。

重于违委员之请，闻复牒中不甚置可否，仍以请示于方伯。亦官场恒例也。

杨君所包捐数，凡三万有奇，逾恒额二千有零。而以其绪餘伙助学堂，则于敝里深有裨益，是盖公私两便之道，所不便者，卡员及吏役耳。弟于此事无所与，但敝里兴学之费舍此别无可筹，漱兰丈亦急盼学堂之成，故两次为函商方伯。而卡员之靳此膏腴，与厘务之中饱情弊，亮亦早在方伯洞鉴之中。前杨、吴两君续向薇署禀陈，弟稔知其拳拳兴学之忱，非与俗吏较此铢两之利，即不揣冒昧，为奉恳执事，并附呈请摺一扣，略陈大较，敬求于谒见方伯时，惠赐虚植。倘荷方伯俯念，敝乡艺学兴费于兹一举，万一藉以有成，谨与海疆学子，同拜盛惠，非徒杨、吴两君纫感无量已也。匆匆奉恳，无任愧悚。敬叩箸安，伏维荃鉴。不悻。世小弟孙诒让顿首。四月十八日。

五

兰州仁兄世大人箸席：

前贡芜简，亮达典签。黄虞初旋里，备述福履绥愉，慰符臆祝。顷闻意国以索地事朝旨宣战，海疆恐难高枕，杞悬殊甚，不审老兄何以教之。

前函所陈杨君包厘一节，渠本缮禀属省友代递薇署，嗣因同事吴箴请包认货厘与定章未合，业奉批驳，此禀即中止未递。兹杨君另遵方伯第二次批谕，照数认足，并报效开支，赴省续禀请求开办。惟是属员总有意延搁，虽奉文询催，而事近半年，至今未复。此中隐衷，亮早在方伯洞鉴之中。敝里化学学堂，绵蕝粗具，而专俟此举之成，以为立足根柢。故同人仰盼甚切，敬求曲赐虚植，代达下忱。倘荷准办，藉以扩振艺学，则纫感者匪第杨君一人已也。匆匆代恳，恭敬时安。不赐。世小弟孙诒让顿首。五月十四日。

按，以上二札当作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是年诒让五十二岁。据《年谱》所记，该年二月，诒让“与平阳杨愚庵（景澄）、吴霁庵（箴）、同里金遯庵（晦）诸人，集捐千金，创办瑞平化学学堂于郡城，并将孙氏诒善试馆修改为校舍，选购图书仪器及药剂，招生三十名，于是月十五日开学，其后到温州府学堂设立，乃将此校停办，学生成绩较优者，选送入府学堂继续肄业。学堂开办时，诒让手记《瑞平化学学堂缘起》”，该文收存诒让《籀廬述林》卷十。

孙诒让就学堂筹款之事致书陈豪，详述内情，以期疏通，是因为此时陈豪恰在恽祖翼幕。《清史稿》卷四七九《循吏四·陈豪传》载，豪晚年“因养母，乞免，归。浙中大吏辄咨要政，多所匡益。家居十馀年，卒。”^①这段文字有关陈豪“家居十馀年”的记载颇显疏略。事实上，这十馀年间，陈豪多在恽祖翼幕府，而不是简单“家居”。陈豪季子陈敬第（叔通）诗集《百梅书屋诗存》于《题双

^①《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第13084页。

汉罍斋梅林下与仲兄合影时仲兄六十》一诗下,附录其兄陈汉第《仲兄六十自述》诗,对乃父乞归之后的经历叙述颇详,曰:“叔亡祖母衰,父归遂初服。”原注:“时父署隋州,甲午(1894)夏乞养归里。”此后更描述兄弟二人于丙午年(1906)留学归国后供职养家的情形,曰:“鸽原各分飞,升斗供水菽。”原注:“父归田后,应阳湖恽布政祖翼之聘入幕府,至此始辞职家居。”^①

恽祖翼时任浙江布政使,所以诒让书中称其为“方伯”。此公对办学之事颇为积极,尝曰:“科举既改,学堂设于首善,行省亦将次第兴办,朝政一新。”^②就在前一年,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诒让因开办“学计馆”经费困难,辗转求助于恽祖翼,请“二黄先生以私人名义,致书于浙江布政使恽叔谋祖翼,托其转向浙江巡抚及两浙盐运使商请。”

孙诒让办学之事,虽有众多同仁的共同努力,也得到过一些要员的支持,但终因地方官阻滞,仍举步维艰,故其书信之中对官场黑暗多有愤懑之叹。如,诒让曾于本年八月七致函汪穉卿,直言“敝郡议开化学学堂,方伯已允助款,乃为总樵戴太守所尼。此与参政南来同一卓见,此等论遍天下,富强之望,亦俟河之清耳!”《年谱》亦对诒让办学之艰辛有所描述,谓:“诒让办学数载,两郡中小学堂增至三百馀所,陆续筹集公款十六县,计不过六七万元,然已百万设法,心力交瘁。且与地方官绅,时起齟齬,舌敝口瘡,仅乃得此。平生常以愿宏费绌,教育未能更有发展为憾。”是可证。

六

兰州仁兄世大人礼次:

前月奉诵环翰,惊悉尊堂世老伯母大人高年不疾,遽伤怛化,骇詫何似。惟以道远未得一申鸡絮之奠,复以琐事冒昧奉渎,尤为歉仄万分。嗣又接奉第二次惠书并高等学堂公文两事,谨已拜领。舍侄辈已在申浦恭候,当即寄交,以便东渡。此文仰仗尊筹通融办理,不至稽滞,纫感无量。县文已遵照台旨改办,兹仍以奉呈,乞查收飭交高等学堂存案。种种琐渎清神,罪甚愧甚,匆匆肃复,并申谢悃,恭敬礼安,伏维荃鉴。不备。世小弟孙诒让顿首。一月廿一日。

县文二封乞察收。

按,此书当作于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

据陈汉第《仲兄六十自述》,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陈家忽遭变故,噩耗连连,其诗曰:“妻女相继殂,祖母痛不禄”注云:“癸卯余正三十,拟赴日本习师范。正月,长女双福夭折。元配陆氏来归十年,忽以喉疾亡。余染疫几殆。

^①陈叔通:《百梅书屋诗存》,第38页。

^②《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193页。

时次女意方三岁,子植才生百日……祖母王弃养。”^①陈豪母亲因悲伤过重,不疾而终,与信中所述情形相符。另,从书信内容推知,诒让回复陈豪来信,是在一个月之后,具体日期应为次年,即光绪三十年一月廿一日。

书中所言“舍侄辈”留学事,非专指某人。此时正值中国青年留学日本的高潮时期,据《年谱》载,本年在孙诒让的动员下,瑞安留日学生遽增,以致“瑞安普通学堂,因学生多数将出洋留学日本,即决定办至是年年底为止”。该年,陈豪之子陈敬第、陈汉第也前后出洋留学。汉第诗中有“联袂游东瀛”之语,注云:“甲辰夏,余由浙江选派,叔弟由进士馆资遣,先后赴日本,入政法大学肄业。”

陈氏一族与诒让信中所言“高等学堂”渊源深厚。所谓“高等学堂”,乃浙江大学之前身,曾名求是书院、浙江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堂及浙江高等学堂。陈汉第之内兄陆懋勋曾于光绪二十四年至光绪二十七年任求是书院监院,光绪三十年至光绪三十一年复为浙江高等学堂监督^②。另外,陈豪此时尚在祖翼幕。正因如此,孙诒让寄以书信,托以查收饬交公文之事,正在情理中。

作者工作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①陈叔通:《百梅书屋诗存》,第38页。

②《杭州教育志》,《从求是书院到浙江高等学堂历年负责人名录》,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63页。